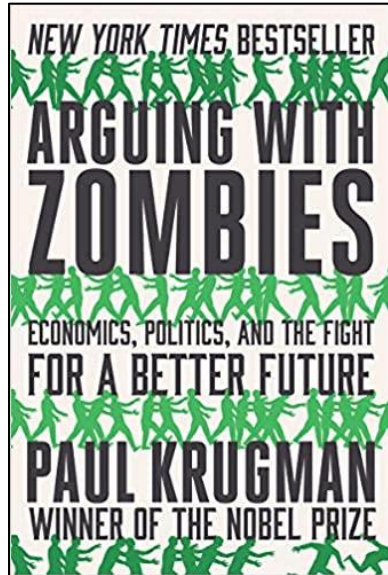

羅斯福、列根、約翰遜永遠是輸家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引言

美國政壇和社會陷於兩極化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，政治家黨同伐異，固然是難辭其咎，但左右兩派的知識分子、意見領袖推波助瀾，亦需要負上很大部分的責任。在這篇文章裏面，筆者將會集中討論左右兩派對一些美國總統的無理抹黑。

與喪屍爭論？

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·克魯格曼（Paul Krugman）在去年出版了一本書，題目是：《與喪屍爭論：經濟學、政治學和為了更好的未來而戰》，在科幻電影裏面，喪屍是那些打不死的殭屍，無論你對他開了多少槍，他仍然會繼續向你撲過來。在這本書裏面，喪屍是用來作為一個比喻，是指那些被否認過無數次、但仍然重複出現的都市神話。

其實，這個比喻亦可以指向克魯格曼自己的某些言論，筆者曾經在《克魯格曼眼中的美國總統》（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on_cultures/krugman.shtml）一文中，分析他列根總統的評價過於偏頗，在《與喪屍爭論》裏面他仍然持守著同樣的觀點，他在很多地方他將小布殊總統與列根總統相提並論，例如小布殊減稅，但同一時間在伊拉克使用了大量軍費；列根同樣實施減稅政策，也大幅度擴充軍備。很難想像，諾貝爾得獎人會作出這樣粗疏的比較，布朗大學估計，伊拉克戰爭的開支超過一萬億美元，軍費的升幅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 1%；在列根執政期間，國防部的開支從國民生產總值的 4.9% 上升到 6% 左右。以金額來計算，列根的軍事支出比起小布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但以出發點而論，小布殊是出師無名，因為實際上伊拉克並沒有囤積大殺傷力武器；相反，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，並且在全世界支持暴力革命和恐怖主義，列根有足夠理據去擴充軍事實力，從而保障美國和民國的安全。以結果而言，2003 年美軍入侵伊拉克之後，小布殊政府並沒有達到推動中東民主化和製造和平環境的目標，直至今天，伊拉克的局勢仍然不穩定；儘管列根在 1983 年命令美軍進攻格林納達，但這場戰爭的規模比伊拉克戰

爭小得多，列根總統的理想是推倒柏林圍牆，果然，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，1991 年蘇聯解體。當然，左派會列出各種理由，解釋冷戰結束並不是列根的功勞，或者列根只是佔了很少功勞，若是這樣，那麼列根真是一個行運到腳趾尾的幸運兒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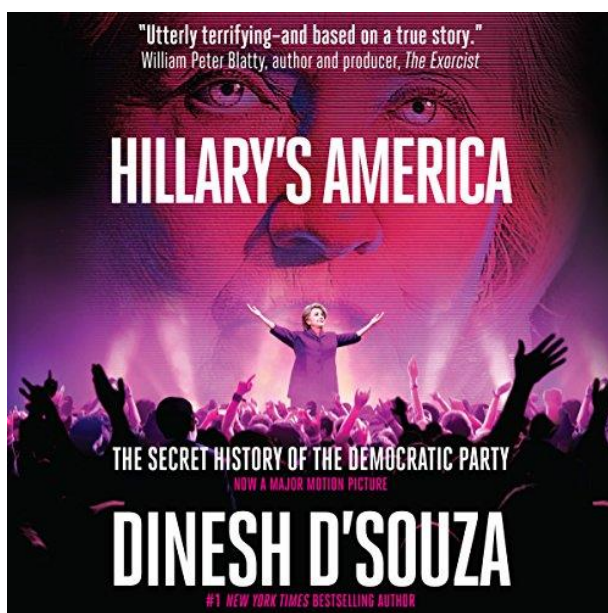
諾貝爾獎的光環令很多人會不加批判地接受克魯格曼的權威，但諾貝爾獎並不保證一個專家永遠正確，克魯格曼於 1998 年曾經預測，互聯網的增長將會急劇放緩，到了 2005 年左右，互聯網對經濟的影響並不會超過傳真機的影響力，他還預測資訊科技的工作機會將會越來越少。不消說，這些預測完全落空！

民主黨的秘密歷史？

在下面鏡頭焦點會由左派轉到右派，2016 年，美國福音派辯道士、保守派政治活動家迪內甚·杜薩（Dinesh D'Souza）發行了一套紀錄片，標題是《希拉里的美國：民主黨的秘密歷史》，如你所料，杜薩對希拉里和民主黨批判得體無完膚，他指出：小羅斯福總統曾經表示仰慕法西斯主義，而約翰遜總統支持黑人民權運動和推動公民權利法案，是因為他想爭取黑人選民的選票。

由現在回顧過去，幾乎任何人都會不假思索地譴責法西斯主義，不過，19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期意大利墨索里尼提倡法西斯主義的時候，這種的意識形態在全球都吸引了不少信徒，為什麼呢？1929 年華爾街股市大崩潰，隨後引發了美國和整個西方社會的經濟大衰退，崇尚自由放任的古典經濟學受到質疑，相反，推崇集體主義和強人領導的法西斯主義彷彿是救世靈丹，在這種氛圍下，小羅斯福的確說過讚揚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的說話，然而，法西斯主義發動了二次大戰之後，小羅斯福總統成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領袖，這是不爭的史實！

按照杜薩的口吻，約翰遜並不是真心支持黑人的公民權利，這種說法跟主流歷史學家、政治學家的分析大相逕庭，公民權利法案遠在一九五七年已經在名義上通過，但在白人保守派的反對之下並沒有落實，約翰遜上任之後，有人勸他不要在這法案上再花時間和氣力，他反駁說：「那麼總統是幹什麼的？」他並且說：「我們這個國家已經花了足夠長的時間去談論平等權利，我們談了一百多年，甚至更久，現在應該撰寫下一章，將平等權利寫入法典中。」1960 年代白人佔了人口的大多數，在政治、社會、文化各個層面亦佔



據著主導地位，約翰遜根本完全沒有必要為了討好少數的黑人而跟主流對著幹，但杜薩和右派卻拒絕承認約翰遜的道德勇氣。

總括來說，杜薩沒有揭露出任何民主黨的秘密歷史，他只是改寫歷史！筆者讀過很多杜薩的著作，過去我認同他對保守思想、基督教精神、美國精神、反種族主義的分析，可惜，後來他的言論越來越偏激，例如上述他對小羅斯福和約翰遜的批評，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

乜都你講晒！

其實，左右兩派這種完全否定對方的態度是沒有必要的，在歷史中，民主、共和兩黨都出現過不濟、平庸和偉大的總統，有某些時期美國墮入低谷，有時候平平穩穩，有時候則攀上高峰，無可置疑，小羅斯福總統領導同盟國戰勝法西斯，草擬大西洋憲章，但奠定了戰後的世界秩序；列根總統則重建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，為冷戰勝利奠下基礎，這些都是美國歷史的高峰，難怪羅斯福總統最後的民意支持度是 65%，而列根總統離任時的民意支持率是 63%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！約翰遜時代是美國歷史的低谷，但原因並不是民權法案，而是約翰遜令美軍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，此外，約翰遜著意於消滅貧窮的大社會運動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，亦令到其歷史地位蒙上陰影，但無論如何，今天除了極少數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外，主流社會都承認民權法案是推動種族平等的一大進步。克魯格曼、杜薩等人抹黑對立黨派的總統是非常不智的做法，因為若果你想說服對方，或者希望對方聆聽自己的意見，你是否應該至少認同一些社會上幾乎已經達到共識的東西呢？無奈，在左派眼中，無論共和黨總統做了什麼，最後仍是乏善足陳；在右派眼中，無論民主黨總統做了什麼，結果仍然是不合格。但克魯格曼、杜薩並不算是最極端的例子，在語言學家喬姆斯基（Noam Chomsky）的眼中，由近代史數算起，所有總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錯的！過去我寫過不少文章討論喬姆斯基（例如 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on_cultures/chomsky.shtml），恕我不在此重複。

由克魯格曼、杜薩、喬姆斯基，我聯想到人家對我的批評，曾經有人說：「很少學生選修你的課，因為學生要避開你。」我出示學生註冊的記錄，指出那是很少數的班，相反，很多時候我的課是爆滿的，在滿額之後還有許多學生要求我增加名額，於是有人說：「他們爭相報讀，是因為你的班很容易。」我出示課程大綱，解釋我的教學內容包含了最尖端和最艱深的數據科學，於是有人批評：「這些東西離開傳統和主流，並不適切學生的需要。」套用香港的俗語，這正是「乜都你講晒！乜都有得講！」英文中比較接近的說法是：「You can never win！」你永遠贏不了！永遠是輸家！無論你說什麼，他總有方法「證明」你是錯的。

我當然不會奢望美國社會的撕裂會在短期內改善，但我希望讀者至少可以意識到，知識分子、意見領袖的言論不可以盡信，特別是那些「乜都佢講晒！乜都有得講！」的抹黑言論。

2021 年 3 月 30 日

[更多資訊](#)